



李建平 編



新世紀文藝批評叢書

從風雨中走來

論楊彥的創作藝術

连接艺术家和批评家心灵的桥梁

·《新世纪文艺批评丛书》总序

冯 艺

艺术家和批评家都共同地面对着一个问题：二者之间在联系与理解上如何达到默契。

而在实践中，要在二者之间架起一条联系与理解的桥梁却并非易事。

它需要对艺术家心灵轨迹的把握，也需要对批评家心态的了解，更需要慧眼发现二者能够以心灵相撞的火花。

《新世纪文艺批评丛书》的编著者们用热情和理性架起了一座联系艺术家和批评家心灵的桥梁，由这座桥梁，你能清晰地感受到二者之间心灵的相撞和相融。

我们所处的世纪是一个勤于探索，勇于变革，打破常规的世纪。我们同时又是从一个世纪走向另一个世纪的一代人。

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由于艺术家和批评家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所获得的社会经验各异，便难免在生活方式、兴趣爱好、思想感情和审美意识方面有迥异于对方的地方，这就塑造了不同文化中的人们观念、思维以及创作方式中的差异，而存

在于创作之中的文化差异完全可以作为解释和分析艺术现象和艺术结构的方法。批评家对于艺术家的创作的研究，获得不同于环境的生活过程和创作行为的知识，可以开拓各自的视野，有助于共同对艺术本质的把握。这么一来，丛书的编著者做的正是这项工作。

艺术可以使艺术家变得沉稳平和，可以使批评家勤于思考。艺术的世界是邈远幽深的。艺术家也好，批评家也好，如果喜欢在艺术的园林中徜徉，就会沉浸于一种怡人的氛围之中，陶冶着典雅的感情，待人就会亲切真诚，又喜欢幻想，激发着他生命的探索精神。艺术可以使人在气氛之中，精神得到静溢，思想得到充实，感情得到陶冶。我享受过这种机遇：曾在最爱的一位批评家的启迪中体会罗丹晚期雕塑中品味出艺术家旺盛的生命力，以振作自己，同时有时常吸收这位批评家的善良，睿智和率真去欣赏艺术的品味，以丰富自己。我想，艺术总是通过情感来沟通人们的心灵的。

丛书以轻松的笔调，平等的态度，亲切的语言表现一种欢欣和慰藉，他让人们认识艺术家，同时也认识批评家。无论任何一个艺术家还是批评家，他的创作或评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不足。重要的是要善于发挥自己的长处，弥补或克服不足。丛书的出版，正是为编著者们得以参照，使日后的艺术批评不断达到新的高度，取得新的更加有影响的收获。

是为序。

1993年5月11日凌晨

目 录

总 序	冯 艺(1)
文学田野上的一把犁	
——杨彦创作评传.....	陈汉泉(1)
抒放人心的短笛	
——读杨彦散文诗集述感	陈雨帆(11)
情寄异域，音流弦外	
——杨彦散文欣赏	梅 风(18)
追求内在的人格力量	
——论杨彦作品的“人格主题”	曾 强(20)
风，从南国来	
——杨彦作品印象	曾 强(34)

笔墨淡然写人生

- 谈杨彦的散文诗 曾 强(42)
以审美意识把握世界
——评杨彦的散文诗写作 曾 强(47)
让我拥有你真诚的面孔
——评杨彦散文诗集《荔枝林》 曾 强(50)
经济人眼里的文化世界
——杨彦散文集《海潮》读后 曾 强(54)
《绿色的岛》赏评 王敏之(56)
写在《冬思》的前面 敏 歧(65)
南国里一组彩色的歌 吕嘉健(68)
思·诗·史:《荔枝林》评说 吕嘉健(76)
《海潮》评析 张 萍(87)
都市的意味
——评《都市人生》 冯艳冰(95)
- 我从风雨中来 蒙国彦(102)
创作谈 杨 彦(106)
杨彦作品年谱 (111)
跋:走过风雨 李建平(113)

文学田野上的一把犁

——杨彦创作评传

陈汉泉

杨彦是生活中的强者，他的人生道路有许多风风雨雨，然而，他却以坚毅和乐观，在崎岖曲折的人生道路上，跋涉向前。杨彦在文学上是个探求者，他不断用自己的笔和灼热的心，写下对生活和人生的感受。在文学海洋中冲浪，从一个浪尖跃向另一个浪尖。

一

在师范读书时，杨彦便爱上文学，研读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他尤其喜欢中国古代散文。解放初期，他参加革命工作，此后便开始在文学园地中辛勤笔耕，孜孜不倦。正如他在散文诗《小街》中所说：“我要一直耕耘下去，因为生命在呼唤。”他生活经历丰富，50年代初，当过监狱长，后来又在街道办事处工作，抓街道工业。杨彦对充满朝气和生机勃勃的新生活非常挚爱，他打开心扉，迎接这多彩的人生；他让自己的笔端，触向生活的深处。1958年他在《红水河》发表的处女作《炸礁》，就是这样在生活的沃土中破土而出的。杨彦对生活的挚爱，使他的

艺术触觉变得敏锐。他对《炸礁》主人公的生活原型是那样的熟悉，那样充满感情，人物形象、语言、细节已深深地镌刻在脑中。正因为如此，《炸礁》的人物才写得那样富有立体感。几个精彩的细节，几句性格化的语言，人物便栩栩如生。让新人物在读者的眼中闪烁着光彩。在走向文学的道路上，杨彦的步子是较为坚实的。

此后，杨彦在《羊城晚报》、《梧州日报》等报刊发表了很多的短小说及散文作品，其中一部分收入在他出版的散文集《绿色的岛》中。他用那支蕴含感情之笔，为我们展现出充满诗情画意的鸳鸯河畔的春色，展现渔村之夜、港口夜色，展现都市的晨曦与晚霞，展现夏夜中的笛声和江面上的渔歌。在这一幅幅都市风情画中，浮现出虎背熊腰的渔苗队长，如清泉般纯洁的养猪姑娘、火柴姑娘、西江上的航标工、浮桥工、货船装卸工、裁剪钢铁的工人，在晨曦中试制对讲机的学生等新的人物形象。体现出人们对欣欣向荣的祖国的热爱和满腔热情地投入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心境。

杨彦从五十年代后期到“文革”前发表的作品，短小精悍，作品写的是他生活中的经历。对生活的感受，写他对生活中感受最深的人物。作品闪烁着作家灼热的内心情感与客观世界交融而发出的感情火花。人物也闪烁着光彩。使作品蕴藏着一种向前的力量。

杨彦早期的散文，就较注重情感的蕴蓄与抒发。在作品中，以情写人，或者寓人物于某个景物当中，做到情景交融，景物与人物交融，例如《泉》、《沙滩》、《晨曦》、《笛声》等篇章，作家不是动笔便直奔人物，而是从侧面、从景物中切入，从最具

有意象特点的景物中切入，古人说“诗中侧出”，散文也可以从侧出，作家采用了这种手法，使作品具有了一种诗的意蕴，更具有美学价值。虽然有些作品还欠丰厚，但总的来说，使人感到清新，仿佛象抒情曲，轻巧清丽。

二

“文革”时期，杨彦不但被迫辍笔，而且还被错误地打成所谓的“走资派”，长期挨批斗，皮肉和身心都受到了折磨和摧残。他在《生命的航标》中写过这样一句话：“你不知道疼痛是什么，当疼痛到了极点就是不痛。”这可是杨彦在批斗被打时的切身体会啊！这是用血和泪写出来的文字！后来，他又被当成“牛鬼”，被关进了牛棚，强迫劳动，当过泥水匠、搬运工，也曾耕过田、插过秧，寒冬时节，挑粪在满是瓦砾的土地上奔跑。作家在回忆这段生活时痛苦地说：“虽是脚板淌血还要硬撑着走，我心里悲哀，但是不能哭……”虽然杨彦此时身处逆境，但是他却以极其坚毅的意志迎击着生活中的急风骤雨，他没有沉沦，他没有降下人生的风帆，他坚信“人间也有悲哀，但美好是永存的。”（《瀑布与少女》）倒是这一段痛苦的经历磨炼了他的意志，洗亮了他的眼睛，更加弄清了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他经历着人生的另一面。他说：“我沉默，沉思，我思索人应该怎样活着。”（见《我从风雨中走来》）沉思的后面是成熟，这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打倒“四人帮”以后，杨彦又重新拿起笔杆，充满活力地在

文学园地耕耘。在 1978 年至 1980 年,写出了《山城烽火》、《黎明前夜》两部中篇小说,前者写抗日斗争,后者写的是 40 年代末期地下党的斗争生活,《山城烽火》在梧州日报连载,《黎明前夜》在 1985 年 12 月的《珊瑚》杂志上发表。两部小说的背景都是清丽而又富有南方特色的山城水都梧州市。作品都以史实为依据,人物和故事均有生活原型,并加以艺术虚构,有些人物甚至连名字也与生活原型相同。地名也没改动,是很有南方特色的纪实性小说。

从驾驭题材的能力,小说文本的掌握以及人物塑造等方面看,杨彦在逐渐成熟。生活气息浓郁,是这两部中篇的一大特色。作家长期以来很注意在生活沃土中汲取营养,在这两部小说动笔之前便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使他在选材和艺术创造的过程中游刃有余,作品也显得颇为丰厚。

这两本小说情节曲折,但又不陷入情节小说的套子里,而是着意于塑造生动的人物形象。例如《黎明前夜》描写地下党领导人罗建业到梧州开展工作,遇到反动军警搜捕、追查等情节便扣人心弦,引人入胜,而作家又善于利用它来刻画人物,读了几章以后,人物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感到,即便是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作家也在沉思人生价值! 在作品里,总是隐隐觉得作家在思考着:人应该怎样活着?然后作家又用人物形象作出有美学价值的回答。

小说的叙述风格质朴自然,而且融进了许多具有表现力的、生动的桂东俗语,使我们感到非常亲切,作家从构思到叙述风格仿佛着意与生活拉近距离。使我们感到小说很真实,尤其使人经常会不自觉地进入到小说所展开的环境中。

三

1984年,是杨彦在文学创作上的重大转折时期,这时他调到了北海市担任常务副市长,抓八大基础设施建设。北海是沿海十四个开放城市之一,杨彦的工作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经历如火如荼的改革,他的视野开阔了,他的生活经历丰富了,创作思想也拓宽了。他对散文和散文诗作了刻苦的探索,这位抒情型的作家,那内在的艺术品格和时代大潮不断地聚合,写出了很多作品。他后来出版的《冬思》、《荔枝林》、《海潮》等散文诗和散文集,大部分是北海那段生活的积淀和沉思。他让笔端触动时代的脉搏,迎来了创作的金秋。而许多国内著名的散文作家、诗人到北海进行学术交流,给杨彦的创作以很大的启迪。

杨彦的作品,不是以旁观者的态度、对改革开放作纯客体的描述。他的岗位使他全身心地投进了这个前所未有的开拓事业。他的作品凝聚着作家自身的深切体验。正如作家说的那样:“作为开拓者,有喜悦、有苦恼、有幽思、有怀想、有挫折、有胜利、有风险、有成功、有愤怒、有快乐。”正是作家对开拓者内心世界的多色调和复杂性有真切的感知,使作品比以前的显得较为深刻和具有力度。请看散文《跑道就在脚下》,当新机场要迎来第一架飞机时,作家把建设者那份欢欣而又复杂的心境表达得如此真切。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字里行间哪能蕴含如此丰富的心境!散文后半部写开拓者回忆经受挫折时的深思,更是让人心弦颤动,在一组组生动的形象之后,作家凝聚

成这样的语言：“开拓者就象钢丝绳上的人物，下面有人担心，有人观望，有人嘲笑，有人暗地里拉弹子，要想把你打翻下来。但开拓者的眼只能朝前看着走，左顾右盼只能是倒翻下来。”生活就是这样丰富而又复杂，话虽不多，却是耐人回味。最后，作家凝望着跑道，展开联想的翅膀，深情地说：“跑道是有终点，而人生的跑道却是无涯。”其内涵是很丰富的。

杨彦的这几本集子，向我们洞开了冲浪者丰富而又多层面的精神世界，展现了在时代大潮中各种人物的心态。在较深的层面上反映了这个改革的大潮。作家让散文和散文诗走进改革开放的激流中，让人们在大潮中呈现多色彩的人生，反过来，多种多样的心态又让作品产生艺术魅力。这种探求是可贵的。

杨彦在“文革”中的遭遇，使他对生活和人生有了深刻的认识，而在北海经历那种火热的生活，促使他对人生进行广角度的思考。在创作中，作家沉思生活和人生中蕴藏的哲理，把它化合在一组组的意象当中，让意象闪烁哲理的光彩。例如《钻石的楼房》这篇抒情散文诗，作家沉思的积淀在钻石型楼房这个形象中抒发，诗中动情地联想这两座钻石型大楼让北海就象明珠一样美丽，然后出现了传神的一笔：“钻石如果没有艰苦磨成各种尖锐的角，它就不会发光。”诗句因此而具有了内在的张力，它跳出了意象本身的描述，让读者也参与了创作，你可以联想到开拓者的形象，也可以感受到人生哲理。又如《朋友，我们在沙滩上》，作者感叹人生留在海滩中的足迹，终将被浪涛淹没，继而又欣喜沙滩将会重新出现，千百人又重新踏出脚印。这里有令人深思的哲理，是一首生命的赞歌。

《彩色的歌》更是思维空间开阔的一组散文诗。作家让红日、黄昏、蓝天、白云等浩瀚的空间都赋予了新的诗意，他让改革者的情怀，寓意于《红日》。咏叹红日“是每时都在拼争的火，是每时都在撕裂自己，把自己撕裂得千丝万缕，献给那茫茫的宇宙”；他感叹《白云》，洞察出“光彩的不一定就是真美，飘忽的奇丽是最容易欺骗人。”他沉思于《黑夜》，喊出了黄钟大吕般的一声：“不要诅咒黑夜吧，要警惕的是阳光下的罪恶。”这些富有人生体验和人生哲理的警句令人难忘！

杨彦的散文诗，还饱含人生的乐观，充满对光明的挚爱和对未来的向往，即便在“文革”中，作家“被挂着十几斤重的铁牌”，双手被“喷气式”地架着，骨架快散了……我无声地躺在床上，我没有力气，但他仍然是：“我醒来又有力量，我决不会错过每一个明天。”（《醒来又有力量》）。在反映改革开放的作品中，更在我们面前呈现出开拓者的坚毅。改革的道路不乏曲折，开拓的前面充满荆棘，当他凝望特区灯光时，仿佛听到了“有人为被光浪刺痛双眼而大声叫骂。”他思考着“光明会有障痛吗？”（《特区灯火》）他寓意开拓者是在崎岖山道的攀登人，“人生的道路每刻都在冒险。”杨彦更进一步告诉我们：开拓者是要冲浪的“帆板者，帆板就是要冲在海浪上”。（《帆板者》）改革者会有挫折，会有痛苦，但“痛苦是一种力量”，他们只管向前走。“开拓者不会在风雨中倒下……开拓者不是桂冠，更不是爬上圣殿的奠基石，而是历史的犁。”作家用辐射感情的意象，显出了在改革大潮中人生的风采。

杨彦的作品，还给我们留下了几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的原型，有些是作家的亲人，有些是挚友或者是极其

熟悉的人物。他以自己对人生的深切体会,观照作品中的人物,以一定的历史文化积淀来理解人物。让人物有较丰富社会内容和文化内涵。例如散文《岳父》,不但渗透着作家真切的感情,而且以生动的情节和细节,描画了一位很有个性的当代都市的平民形象,尤其是“文革”中岳父给被打成“走资派”的女婿送饭送药的情节,写得很动人,生动地展示着一个平民的正直和善良。使我们产生许多的联想。杨彦还探索以叙事体散文诗,塑造人物形象,如《生命的航标》和《老人与江》,作品以感情轨迹进行结构。既有叙事的特点,又富有诗的意蕴。

近年来,杨彦还写了不少域外题材的作品,主要是访美、访日时有感而发的篇章,在《荔枝林》、《海潮》等集子中。他写美丽的樱花,写秀丽的富士山,写东京岚山晴日,写古城京都的神韵,写大洋彼岸的好莱坞奇景迪斯尼乐园,写“磁铁学校”能源工厂。他以抒情的笔调,抒发我们与各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他更用文化人的艺术触觉和经济人的独特视角,观照发达国家的各个侧面,思考着我们国家的现代化。他选材的角度独特,心中的沉思又常常化成了一种诗美,使人看了得到启迪。而那一颗盼望祖国腾飞的炽热的心,更是在字里行间跃动。

四

杨彦在创作实践中,对艺术手法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他不但用火热的心拥抱生活,也用火热的心拥抱文学,他总是想着突破,他造诫自己:“要克服一种难以突破的心境。”尤其在散文诗方面,他在扎扎实实地苦功,不断地突破自己!

在散文诗的探求中,他在意象方面刻苦钻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他于1984年以后,潜心研究了国内外散文诗的意象运用,借鉴国外散文诗的意象技巧,运用到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去。诗作的意象变得空灵了,意象的情感和思想的蕴藏丰富了。例如在《意象翔想曲》中第二章《眼睛树》,把被砍去枝条的白杨树杆的图形疤痕想象成眼睛,然后获得了独特的意象。进而写“这树的眼睛笑迎风沙,对着难熬的痛苦,却是豪迈的笑。”接着,意象在跳跃,作家联想到泉水也有眼。(出现了第二个意象)“是泉泪滋润了江河”。这两个意象产生了很大的感情张力。他的《雪吟》、《贝壳》、《苦雨》、《海林》、《石桥》、《红叶》等篇章的意象,和《眼睛树》一样有异工同曲之妙。

杨彦散文诗的意象还有另一个特点是取象新颖。在《大火燃烧的竹林》中,把烧焦了的竹林作为意象,他讴歌:“春天来到,最早抽芽的是竹丛之根。”以此寓意一种人生的境界。在《古运河沉思》中,把长长的运河作为意象,然后是惊人的一笔,说古运河是“一杆敲响古国的重棰。”此外,犁头、江上悬索、枯藤、老树、昏鸦、祖庙戏台都成了作品的意象,让人耳目一新。更可贵的是常常在这些意象中开拓出新意。

杨彦作品意象还有一个特点是运用得自然,没有生硬和堆砌意象的感觉。这得益于他遵循意象构成的规律。古人说:“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宋·范晞文《对床夜话》)景因情生,象因情生,意象也是同理。意象总是诞生在情感的母体中。杨彦感情丰富,尤其是开放改革以后,更是感受良多,内心感情急于喷发,一旦找到了形象对应物,便成了感情喷发的火山口。意象便来得自然。

在语言上，作品一方面注意了散文诗的散文特点；另一方面，又吸收了外国散文诗的一些技巧。交替运用了远距离比喻，意象叠加、意象移位等手法，丰富了语言的表现力，拓展了语言的含意空间。在《灵与肉》中说：“让生命在大地上打个小井吧，让小井的流泉把灵魂沐浴得更纯净些。”在《白鸽在蓝天飞翔》中说：“自由是泪，自由是血，但是自由也是宁静，就象白鸽在蓝天飞翔。”在《献歌》中，他这样诉说母爱：“在无知的心灵里，总需要母亲手臂做成的港湾。”在《明月斜倚深秋》中，他把一群夏夜中的电焊姑娘喻为明月斜倚着深秋。在《命运》中，他感叹命运像大江的水，不管弯弯曲曲一定要走向自己的远方。读着这些诗句，我们都会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不知不觉地进行着读者的第二度创作。

他在五六十年代的作品，语言的色彩以及语感上存在不足之处，他自己也深切地认识了这个弱点，因此便在这方面孜孜不倦地钻研。在近年来的作品看出，他的辛劳终于获得了成果。

杨彦在文学的宽广田野里，总是勉励自己做一把犁，辛勤耕耘。我们期待着他有更丰盛的收获。

抒放人心的短笛

——读杨彦散文诗集述感

陈雨帆

1987、89、90年，杨彦先后三次将他的散文诗结集出版，于是有了《绿色的岛》、《冬思》、《荔枝林》这三个散文诗集，共229题。他三十多年来没少几天不忙于政务、党务，却有如此大量的诗作问世（他还发表过一些小说和理论著述），这对我和许多读者以至他的亲友、同事，似乎都是个谜：正如敏岐在给《冬思》作的序里写的，“他哪里来的时间？”我还进一步想问他公务之外的时间无疑少得可怜，何以不用来好好睡个觉爽爽神，像别人那样？然而，当我拿了这三个集子一并来读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问了一个颇为愚蠢的问题。杨彦业余写诗，就如同一个开山不止的石匠歌手下来时候吹几曲短笛，以抒放抒放自己紧张劳累了的身心，我读着这些诗，也时时获得抒放紧张心情的感觉，便是证明。而这样的一种阅读效应还进一步证明，他写的诗不仅抒放了诗人自己的情感，也抒放了许多读者的情感，他“吹”的是抒放人心的短笛。

但是，诗人奉献出他的诗作，其意并不仅仅只在抒放人心，抒放人心的效应只是读者读诗时所发生的浅层效应，那

么,杨彦的诗作到底有着怎么样的深层追求?他的一首诗里这样描写过“笛声”:“夏夜的月亮发出清澈的光,使人感到舒坦柔和。忽然远远传来一阵笛子声;像高山流泻下来的飞泉,开始似轻纱薄雾,飘飘忽忽,继而如珠帘摆动,叮叮咚咚。不知是笛声还是确有一丝儿和风,给我的身心送来一阵暖意。接着急促的笛声尤如瀑布坠崖,山谷回响。简直令我热血沸腾。啊,这熟悉的动人笛声……”这描述很美,但也并没有道出诗人的深层追求,令人热血沸腾的效应也还超不出抒放人心的范畴。到底什么是杨彦诗作的深层追求?我一首又一首地读下去,只觉得它们一星一点,几点几点,写的都是诗人在各种不同的时间和环境中因不同的对象而抒发的一瞬间的情思,我能获得的也都是星散的、浮动朦胧的阅读感受,读完《绿色的岛》59题觉得是这样,再读完《冬思》的99题也还觉得是这样。但是,当我读到《荔枝林》一集的几近末尾时,顿然之间,我的阅读感受全面觉醒了,先头初步领略过的诗人那些众多的一瞬间的情思,一下子又从我心底里涌过,而且连结成了长长的连锁,巧妙浮雕似地在我眼前展现了一个人的心灵历程。我方才知道,镌刻出诗人生命航程中所领略到的“人”的心灵的历程,这就是杨彦诗作的深层追求。因此,这一曲曲抒放人心的短笛却又是心灵历程的短笛,让我们从中领略到他所领略过的人生三部曲,这是千千万万种人生道路的类型中的一种,却不乏典型的意义。

他也有过天真无邪的童年,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阶段。他的童年是在苦难中度过的,但是苦难的环境总也掩闭不了任何人的人生起步阶段的实质——纯洁无邪。童年的夜